

从风扇到空调

王振

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标准的“70后”,我深深知道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的夏天是如何度过的。那时候,没有空调,有风扇的家庭也很少,真正是老百姓口头上说的“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商丘市凯旋路地下道南头是我父亲上班的商丘市农业机械厂坐落的地方,我们全家就住在厂里的家属院。到了夏天的傍晚,酷暑难耐,家属院里一批又一批的男人带着小孩抱着被子,凉席到厂部办公楼的三楼楼顶平台上,铺开凉席,放上被褥,准备在露天凉爽的夜里睡个好觉。家里的女眷是不能到平台上去的,只能在家里忍受夏夜的高温。可是那上面的夏夜是有露水的,第二天早上,被子往往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如果身体没有用被子盖严,露水落在裸露的膝关节或是肩关节上,很容易落下关节炎的病根儿。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里稍微宽裕一点,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而一台吊扇100多元,台式风扇80多元,省吃俭用攒钱为家里添置了吊扇、台扇。暑气蒸人的夏夜,母亲把凉席用湿毛巾擦湿,再将身上也用毛巾擦湿,然后对着风扇吹一会儿,感到有些凉意了,再让风扇的头摇起来,才入睡。有一次,家里的灯泡少了,我踩着凳子换灯泡,由于屋子里闷热无比,我换完灯泡,汗水已经把衣服全部湿透了。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进行到12个年头,这时候商店里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商店里开始摆放少量的空调,大部分是窗机,一台窗机的价格在5000元左右,是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总和,这样的价格,对于空调进入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奢望。

1996年,我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盛夏的7月,太阳直射地面,好像要把房顶烤成红色,屋里像锅炉房一样灼热烫人,对于这样的热天,成年人还好说,最受罪的是小孩子。儿子睡在小床上,不时地在睡梦中热醒,彼时又不敢让风扇对着猛吹,以至于儿子热醒以后哭泣一会儿又困得睡着了。入夜,我走过粮食局三仓库家属院时,听见家属楼上的空调外机发出“嗡嗡”的响声,伴随着“滴滴答答”的水滴

声,想象着他们家睡觉肯定特别舒服。我默默地想:“啥时候我家也能安装一台空调,夏天就好过了。”

拥有一台空调的愿望直到6年以后的2002年才得以实现,那时,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新房子,于是购买了一台空调。儿子在热浪滚滚的夏夜洗过澡后,一脸欣喜地来到空调房间里,故意做出怪笑的样子说:“我冻,我冷,太好了,秋天啦,凉快啦。”说完兴高采烈地躺在床上,拉过一条毛毯搭在身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次安装空调,是在2009年买房子时,当时纵观小区里其他装修好的家庭,都是在客厅里装一台柜机空调,卧室里均安装一台分体式空调,冷暖两用的,冬天就调到制热模式开暖风,夏天就调到制冷模式开凉风。我也和他们一样,在客厅和各个卧室里均安装了空调。现在,拥有空调对大家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奢侈了,而是一种很平常的生活。

现在连火车都是空调列车,有时空调开得还有点冷。记得1994年的夏天坐火车去秦皇岛,火车上没有空调,人挤人,车厢里又闷又热,人人挥汗如雨,吃一块冰糕根本降不下来温度,和现在的空调列车相比,怎么是一个概念呢?

在上世纪我们的工资几百元的时候,风扇的价格是100多元,空调是5000多元,现在平均工资都涨到了3000元以上,风扇还是100多元,空调却降到了2000多元,制冷效果非常好的柜机才5000多元。工资涨了,而这些电子产品没有涨价,有的反而降价了,很明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从风扇到空调的转变,只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缩影,其他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从吃苦时代过来的人,对于这样的改变和提高谁不能说上几条呢?



《我与改革开放》征文

约稿啦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反映商丘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与改革开放》专栏向您约稿啦。如果您是改革的亲历者、受益者、感动者,欢迎您与我们分享自己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应征故事要求字数不超过2000字,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过,以第一人称撰写。文字作品实名投稿,请发至邮箱 zhangyinglwm@sina.com,并注明“《我与改革开放》征文”字样。来稿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100字内个人简介。

144 周姓气节

我国周姓历史悠久。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有周部落,黄帝之臣有周昌和周书,都是周部落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就是周姓的来源之一。黄帝时代,在我国西北的周部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具有打深井、挖水渠、引水灌溉农田的技术,是当时重要的部落。这个部落一直活动于山西临汾(亦称太原)一带,是中国最古老的周姓发源。至今,仍有一些周姓人尊黄帝之臣周昌为先祖。

而绝大多数周姓人奉黄帝玄孙后稷为周姓先祖。后稷名弃,是帝喾高辛氏之子,虞舜时代种稷的农官。稷即谷子,去壳为小米,是当时西北民族的主要食粮。后稷管理农业有功,被封在郟之稷山。到了夏朝孔甲时期,在商人的逼迫下,后稷的后裔向北迁移,进入古周国之地,汲取了黄帝族固有的农耕经验和夏朝的井田制度,创作了区田,使农业更加发展,氏族壮大。进入商朝后,后稷的后裔公刘率族人西迁到豳。商朝后期,公刘的后裔古公亶父南迁到岐山南的周原,建立城邑,正式称周。经历三代,即古公亶父(周大王)、姬昌(周文王)和姬发(周武王),东进灭商,建立了周朝,大规模分封诸侯,其中姬姓国就有53个。这些姬姓国的后人大多改以国名、地名及祖父

连载

商丘姓氏探秘

刘秀森

名为姓氏。公元前256年,周被秦国所灭后,结束了长达800年的历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周宗室子孙及周朝遗民以周为氏。这一支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周姓来源的主要部分。

在历史上,周姓经过了多次播迁,商丘有周姓。明朝时期,商丘周姓有名人周士朴(字,丹其),万历四十年进士。初授山西曲沃县知县,后又任莱芜县知县。明光宗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历工部都给事中,迁太仆少卿,累进至户部侍郎,拜工部尚书。

周士朴一生以文章气节自负,为人正大刚直。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祸国殃民的阉党势力达到顶峰。阉党罗织罪名,陷害左都御史高攀龙、御史周宗建、谕德缪昌期等,并及应天巡抚周起元。周士朴上书申救,弹劾阉党,触怒了阉党头子魏忠贤,无奈托病归里。崇祯元年(1628年),起太常寺少卿,历户部左、右侍郎,拜工部尚书。

崇祯皇帝命宦官张彝宪(阉党人物)为监



户、工二部出纳,名曰“总理”,命郎中以下官员依礼谒见,郎中以下官员皆长跪参之。时任工部尚书的周士朴以为耻,数次与其争执,激怒了阉党。张彝宪便在思宗面前陷害周士朴。周士朴上疏,直言辞对,崇祯皇帝未加罪。不久,因驸马都尉齐赞元事牵连,请示罢职回籍。

崇祯十五年(1642年),廷臣交相推荐周士朴,皇帝却未下召。同年八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攻归德,周士朴参与守城。后来归德城被农民起义军攻陷,周士朴殉难。有史料说他在城陷时与妻曹氏、妾张氏、子举人业熙、儿媳沈氏同日自缢而死。

明朝时期,商丘周姓名人众多。周克,柘城人,明嘉靖辛酉科进士,任三水县知县。周豸,商丘人,明成化年间拔贡,任遂州通判。周宁,睢州人,由举人任渭南知县,性格刚烈,敢于任事,六年升鹿河州知州,后任陕西按察副使。周贵,睢县人,明初隶南京,军中指挥。周庠,柘城县人,明嘉靖十三年(1564年)甲子科进士,任寿州知州。周元石,商丘人,

明嘉靖年间进士,任辽州知州。周尚书,永城人。明天顺六年(1462年)壬午科举人,职国子监助教。周式度,柘城人。清康熙(1703年)癸未科进士,直隶沙河知县。周式金,柘城人,清康熙(1706年)丙戌科进士。周郁,睢州人,官至少卿。

周士朴的孙子周宛在清朝时期为归德才俊,性豪迈,擅长骑射,喜欢谈兵说剑。顺治壬辰(1652年)举武科进士,被授与广东镇标旗鼓守备。老香山罗定州发生叛乱时,他为了国家安宁,英勇平叛,力擒叛军首领,很快平定了叛乱,补天津右营守备,迁山东莱州左营都司。莱阳于七发动叛乱,声势浩大,震动沿海以西,在叛军进攻平度时,周宛率军拒之,击败叛军于夏计店,接着又败叛军于徐里,继而攻入叛军的老窝,叛军溃败。他的老上级侯爵镇守广东,一向了解周宛,提请把周宛调去,周宛任了潮镇游击。后来,滇、黔、闽、粤一带连兵叛乱,周宛参与平叛,平定叛军的一支主力后,又击败海上叛军,斩其头目,取井洲,征达濠,俱有战功。因遭人忌,没有获得叙功(评议功勋的大小),后来自免归里。

周宛平生忠诚事上,廉惠驭下,遇战果敢善战,有古名将之风。而他谦虚谨慎,不称功。君子都因他赏不酬感到惋惜。(286)

注事回眸

高连春

魂牵梦萦老排长

年年“八一”,今又“八一”。思绪如同涌潮,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又把我带回到40年前的云南边防,定格在我第一任老排长罗霖身上。

1978年,已经高中毕业正在学校任教的我,顺利穿上军装,几经颠簸,最终到了部队驻地——云南省西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剑川。剑川是一个白族聚居的自治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任排长——罗霖。

罗霖排长是贵州遵义人,刚20岁出头,个子不高,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却具有亲和力。

由于边疆吃紧,我们这批乳气未干的年轻娃娃,没有经过新兵连的集中“淬火”,便直接补充到老兵连队,和老战士同训练,同吃住。连最基本的队列动作都还没完全掌握,便跳跃式地进入了瞄准、投弹、射击……这便是后来才知道的“临战训练”。

既然选择了当兵,就应义无反顾。深夜,趁战友们熟睡之际,我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含泪偷偷给亲人们写下了一封封安排后事的“交待信”。

依稀记得,1979年1月,我和战友们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嘹亮军歌,从滇西北来到了滇西南,在金平县一个叫“弯刀寨”的瑶族村寨住了下来。由于临战前政治学习、内部通报、周期总结等,都需按照上级要求,定人定时定点完成,不知是别人推荐,还是罗排长“慧眼识宝”,居然选中了我。于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纵横左右,里里外外,我忙碌并快乐着。

罗排长当时居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民居里,除了床和桌子,所剩空间无几,干脆,罗排长就让我和他同睡一张床。房东老乡送来的各类水果及食品,罗排长也毫不保留地让我品尝个够。白天我挎着罗排长的手枪,跟在他的身后,到各班训练点和驻地查看,晚上,罗排长给我讲政治,讲军事,讲历史,讲地理,谈理想,谈追求,谈人生……他的话如阳光似雨露,滋润着我的心田,如

明灯似航标,引领着我前进的方向……

罗排长所带领的三排,共有三个班,每班只有一门八二无后坐力炮。按照上级规定,作战时人和炮要分散配属到步兵连队,也就是说,要面对面跟敌人较量。在部队将要出国的前一天,罗排长特意把我叫到面前,深情地说:“小高,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我已向连长请示过,把你调到一排,将来,对你个人和咱们连队都是好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当时并没有多想,便悄然无息地走了一排。

和罗排长分别的第二天,即是震惊中外的1979年2月17日,我们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开始了正义的自卫反击。“117高地”,是储存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在攻打“117高地”时,我原来所在的三排七班,全班共11人,牺牲负伤10人。直到此刻,我才慢慢回味过来,罗排长把我调出三排的真正用意。“117高地”胜利之后,在我们连队的炮阵地,我又奇迹般地见到罗排长,那时,他全身上下都被红泥包裹着,犹如一尊雕塑,我远远地看到罗排长,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当我们面对面四目相望时,我哽咽着喊了声“排长”!他应声:“小高!”我们紧紧地拥在一起,许久,许久,没有任何言语……

战后,我被连首长挑选到连部当了文书,不久,又被选拔到团部,当上了专职新闻报道员,被破格提拔为干部,在1984年的者阴山还击作战中,我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采写了多篇战地报道,我团涌现出了“战斗英雄”安忠文、尹怀忠及“英雄排”“民族班”等一大批先进典型,我也光荣立功,被提拔到师部当新闻干事……

日月如梭,几十年弹指而去。后来,我工作调动,返回了家乡,和罗排长失去了联系。可是,老排长罗霖的名字,却始终“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断地寻找,不停地联系,直到有一天,噩耗如同惊雷:罗排长因交通事故,永远,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可尊敬的好战友,请您安息!

黄国荣

诗风韵脚

荷花开了

荷花开了
如凌波的仙子
倾尽了风华
芬芳了夏季
几多飘逸
几多神秘

惊艳了时光
温柔了岁月
几多深情
几多美丽

几多优雅
几多诗意

荷花开了
像幽静的莲蓬
傲对着风雨
超越着世事
几多沉思
几多回忆

荷花开了
似婀娜的女子

荷花开了
若高洁的白云
坚守着痴心
书写着从容